

旅行



J222.7
273

中国名画家全集

张仃

王鲁湘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画家全集(当代卷). 张仃/张仃绘; 王鲁湘
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434-5887-1

I. 中... II. ①张... ②王... III. 中国画—
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J222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1454 号

中国名画家全集·当代卷

张仃

王鲁湘/著

编辑总监/刘 峥

文字总监/郑一奇

责任编辑/康 丽

特约编辑/胥继红

设 计/贾 英

出版发行/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出 品/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制/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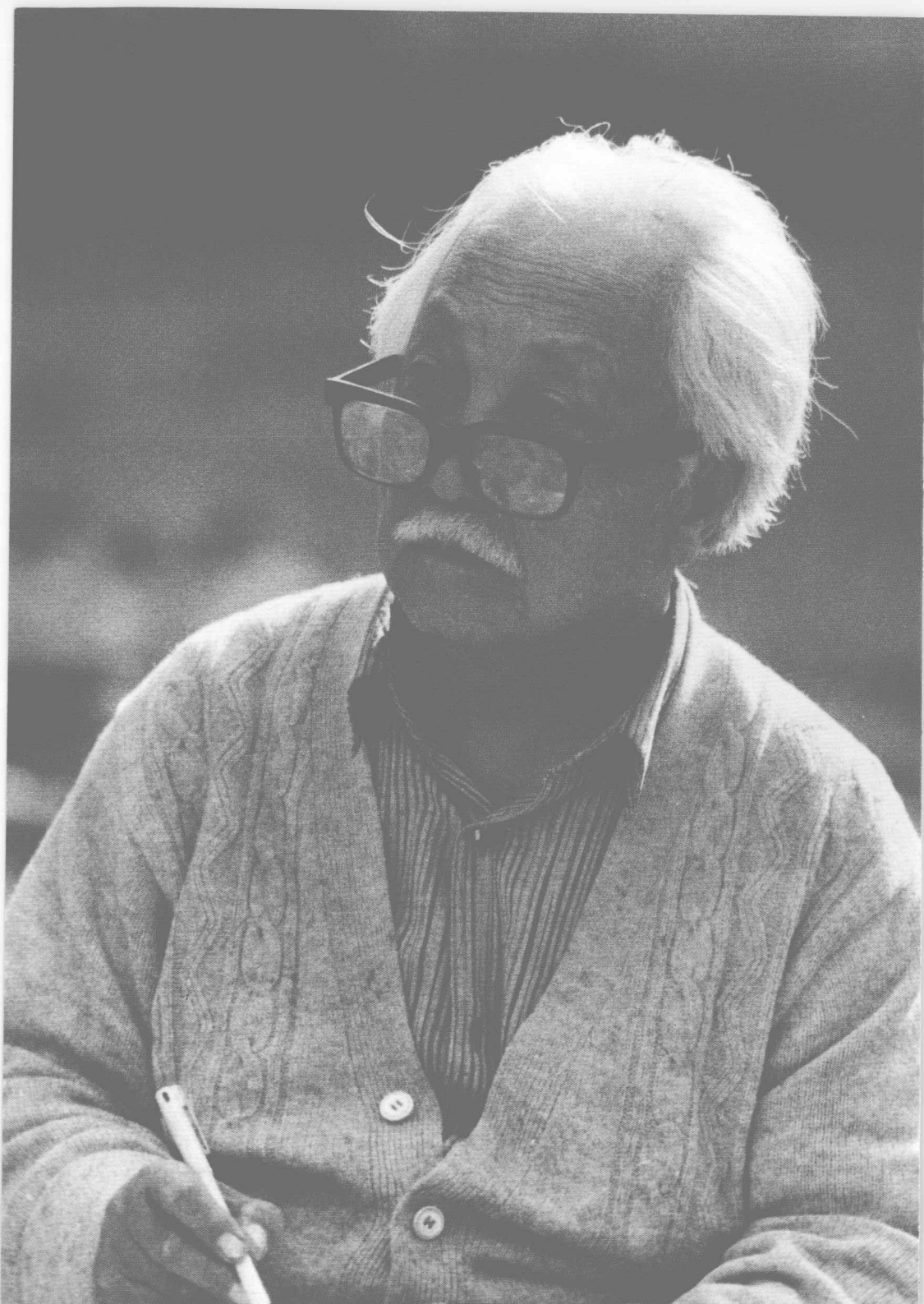
开 本/880×1230 1/32 7印张

出版日期/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4-5887-1

定 价/68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目 录

生平传略 / 1	生于关外 / 2
	流亡北平 / 7
	浪迹江南 / 9
	西去延安 / 13
	定居北京 / 18
	重归大山 / 67
艺术评论 / 79	漫画 / 80
	民间艺术 / 80
	装饰设计与装饰绘画 / 81
	壁画 / 82
	山水画 / 83
	书法 / 85
论艺摘选 / 117	谈“一点”之美 / 118
	谈农民画 / 120
	谈民间艺术是造型艺术的根 / 121
	谈装饰艺术 / 122
	谈壁画 / 123
	谈中国画 / 124
	谈齐、黄 / 128
各家评论摘选 / 155	
年表简编 / 199	

生平传略

生于关外

阴山构造带由西向东蜿蜒，快要进入渤海时碰上了由北向南发育的大兴安岭——太行山新华夏构造带。在这中国北方两大山系相接的丁字处，隆起一条长 90 公里呈南北走向的医巫闾山。

“医巫”是古东胡语，意即雄伟高大。古代东胡族的游牧人纵马驰骋在东北大平原上，突然看见这条拔地而起的花岗岩山脉横亘眼前，不禁勒马惊呼：“医巫！医巫！”于是，在中国的名山谱系中，也就有了这么一个怪异的山名。后来，它又被历代帝王封为五大镇山中的北镇，并建庙以岁时祀奉北镇山神。

1917 年，驻扎在北镇山下的奉军某师文书的家中喜添一丁，父亲为这刚刚出世的男孩取名张冠成，他就是后来的张仃。

几年后，张仃随父母回到祖籍黑山县芳山镇。医巫闾山离他更远了。他经常走出院门，遥望横在西南的医巫闾山，做着种种关于山的梦。但是，家规极严的父母从来没有让孩子爬过山。即使是芳山镇东边的蛇盘山，也只有每年的四月二十八日庙会，母亲才许他去一趟，却绝不允许爬山。位于山腰的白塔，在少年张仃的心中，是那样富有魅力却又不可及。

梨花盛开的四月二十八日庙会，是张仃最高兴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张仃总要与村人或同学去蛇盘山的东山庙。这一天，大人们总是忙着给各路神佛烧香磕头，然后去庙会买些日用百货和山货。少年张仃的全部注意力却早已被庙中的壁画吸引，无暇旁顾了。

尽管张仃直到 75 岁才头一次登上这座从小就向往不已的东山——蛇盘山，并且把它连同山腰的白塔画进了他的画图，但早在“文革”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的时候，他就把家乡的这座蛇山化作了自己的号。张仃号它山，他的画室也叫“它山画室”。它字就是古蛇字，它山就是蛇山。张仃生肖属蛇。在那些遭受非人待遇的日子里，张仃想起了家乡的蛇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苦涩的号。他还有一枚喜用的名章，篆刻

“蛇洞”二字。这绝非要什么惊世骇俗，只不过表示一下微弱的反抗而已。

同他这个年龄的艺术家大体相仿，张仃的美术启蒙是在民间的婚丧仪式的种种装饰和寺庙的雕塑壁画的薰陶中完成的。

张仃记忆中最清楚的事情是镇上死人时，死者家里做的水陆道场。芳山镇的道士都是在家道士，一办丧事，他们就穿上道袍，集中到办丧事的家里念经，超度亡魂。这时候，他们会展示一批水陆画，画的十八层地狱，十殿阎罗，一张画里面东西很多。这种白喜，在一个偏僻的村镇，对孩子们来说，就是节日，张仃当然必去。同别的孩子不同的是，他对画满妖魔鬼怪、牛头马面的水陆画看得入迷。

四岁那年，张仃在家中的大黑门上用彩色粉笔画了《出丧图》，受到族长严斥。其实，图画里的内容他并不懂，他感兴趣的是其中的热闹场面，那是他从生活中看来的。

艺术家必然有天赋，这天赋当然来自遗传。张仃祖上虽无画家，但爷爷年轻时是银匠，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工艺美术家”之列。做银匠攒了点钱，就开始做粮食生意。后来一把天火烧了粮囤，家道也就败了。母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应该就是一位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她在儿子的红肚兜上绣上“百子莲”，门帘上扎上“宝鸭穿莲”，窗户上铰上“喜鹊登梅”……逢年过节，母亲还用面馍捏成各种小动物，有小兔子、小猪和猴子。母亲是张仃最早的启蒙老师。父亲本是私塾先生，可能因家道败后受人欺负，所以爷爷又让父亲弃笔从戎，到军队做文书。家中有人当兵也就无人再敢欺侮。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馆阁体，写大张小楷，横竖不用划格打线，这本事极得粗鲁无文的上司赏识。因给督军写奏折无一错字，授军功五品勋。老张家的马车上插着这面勋旗，过桥过渡都不交钱。五驾车，都是大骡子，出门都捂着眼罩，为的是走稳了，不要惊马撒野伤人。车把式一只眼，悠悠地晃着鞭这一件事，张仃都记不清了，可芳山镇的父老乡亲却至今不忘，津津有味地传说着。“老张家，嘿，家规严着呢！”

不过有些事情张仃是记得非常铁实的。

他有个舅舅，是算命先生。喂一只小鸟，专门给人叼签。想给自己的摊位弄点醒



之鄉故有夏

行半世滄桑

家山

不可復

識矣

歸來后

以高筆

阿章年之山

昔年四月廟會

梨花盛開遊人如潮

年寒外之音雪海也

壬申六月高溫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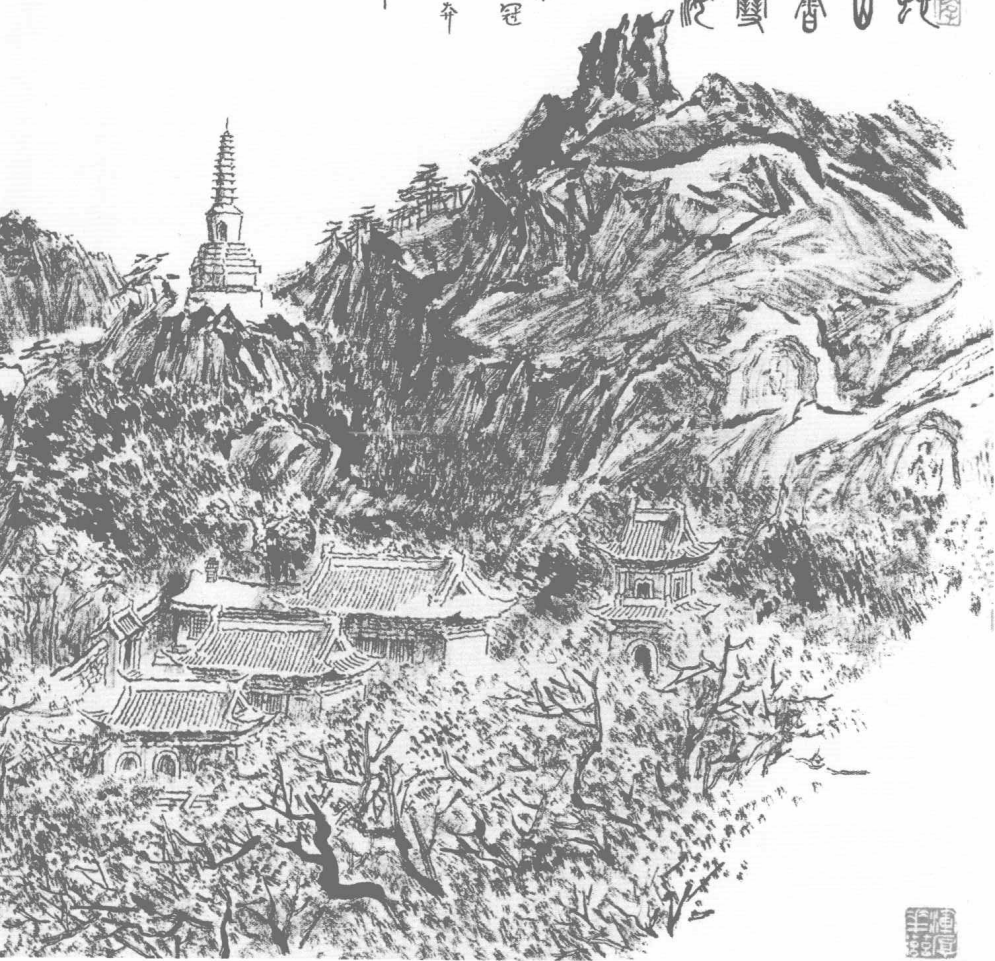
遠近它山以行于京華東部



◎蛇山香雪海 68×136cm 1992年

步魂繞紫雲玄唯山家載余六波家弱余

龍山省雪樓



目的设计，找到张仃。张仃虽小，画画在镇上已有名气。于是他参照大人从城里带回的包点心的旧画报纸上的卡通漫画，设计了十二生肖，全以拟人法，兽头人身。比如子鼠，就画了一个打洋伞穿裙子的鼠小姐。十二生肖图往舅舅的算命摊上一挂，果然轰动，生意于是看好。

还有就是给父亲画像。报纸上登广告，函授画像，报名者赠九宫格、放大器和炭精粉。张仃的父亲就给他报了名，交了钱。学习的成果之一，就是照着父亲的照片放大一张大画，此画一出，全镇震动：“怎么可以画得这么像？”

父亲于是信心倍增，从外地给他买回了权威的《芥子园画谱》。画谱中的梅兰竹菊高人逸士，张仃不感兴趣，童心未泯的他倒对太白仙人偷桃图很感兴趣，于是用整张的糊窗户纸，用墨和水彩画了一张大的。这下不得了，镇里人都来索画，窗户纸一捆捆地送来，摞得老高，画画简直成了苦刑！

张仃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起儿时心目中那只令他如此着迷的猴子：“因为在幼年的时候，喜欢画猴子，直到现在，虽然看过了不少画猴的名作，并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仍然念念不忘幼年的时候，从名人画谱上描下来的猴子、母亲剪纸的猴子、药店门口石柱上蹲着吃桃的石猴子，以及许许多多江湖画家笔下的猴子，尤其是蹲在山东卖艺人的肩上穿着古旧红衫的猴子。这些片断的印象，糅合起来，才构成了活跃的、闪光的、完整的猴子的形象，而且有色彩、有生命、有诗。”

在家乡念完小学，父亲送张仃到锦州上中学。在锦州的时间很短，没有画画，但跟一位爱好书法的老师学临《张迁碑》。张仃的隶书很有点《张迁碑》的风韵，底子就是那时候打的。

14岁那年，张仃正在辽宁锦县东关育贤中学求学，“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学校被迫停课。张仃随父亲转到朝阳，插班于县立中学，又碰上农民暴动，学校卷了进去。后来暴动被军阀汤玉麟镇压，学校遭焚毁，校长被枪毙，张仃失学。

这时父亲认识了一位北京浪人，此人有一个很风雅的名字：笠生。笠生琴棋书画都能来两下。于是父亲延请至家，让他教失学的张仃写字画画。稍有时日，言谈中父亲表示想让张仃去北京念书，笠生正愁无回北京的盘缠，于是说合，由张家出钱，托笠生将张仃携至北京。不料才到天津，笠生找一旅店住下，便成天外出吃喝嫖赌，盘缠花光后溜之大吉。旅店老板扣住张仃。幸好隔壁一房客几日来见张仃足不出户埋头习画，甚为爱怜，便出来抱打不平，替张仃付了房钱，随他到北京找到了表姐家。这年张仃16岁，时为1932年，他的人生漂泊和艺术生涯，自此开始。



◎收复失土 1938年

流亡北平

1932年16岁的张仃只身进关来到北京住在表姐家。父亲的意思是让他上个正式中学，然后再上大学。张仃却在报考正式中学的同时，也报考了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两校同时录取，他选择了北平美专国画系。

国画系的状况很快就让张仃失望。他的同学中许多都是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有些是北京的二房东，根本没有艺术追求。有些事张仃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又可气又可笑。那时北京的文化人都穿长衫。有几个同学也不知从哪儿弄来吴镜汀等人的画稿，卷成一筒袖在袖筒里，上课时就拿出来临，别人过去看



◎日寇空袭平民区域的赐予 1937 年（上图）

◎乞食 1937 年（下图）



又赶紧收起来。请的老师也都是画江湖画的，左右就那么两刷子。齐白石是挂名教授，从来不上课。

学校的美术教育十分落后，尤其是人物画，只知临古，展览会上展出的，无非是高冠贵胄与病态仕女，与当时民族危难的现实社会毫无关联。这种陈腐的气氛真让张仃受不了，便想破坏一下。在一次学校举行的展览会上，他以丈二宣纸，画了一张罗汉鬼怪，结果，引来先生与同学的极大嘲笑。

那时的张仃性情刚烈、冲动，东三省已沦入敌寇之手，政府却不予抵抗，国家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还有人热衷这套东西。面对这样的现实，张仃心情极为苦闷、焦虑。下雪了，同学们常在宿舍的屋檐下晒太阳，聊天。有一次一个同学故意激张仃，指着院子阴面一人高的雪堆，问他敢不敢扎进去，张仃二话没说，一头扎了进去，趴在里头死活不肯出来，后有好心的同学死拉硬拽才把张仃弄了出来。其实，此时的他心头窝着亡国之火，倒也不觉得寒冷。

张仃再也按捺不住了。第二年，他与同学荆林、陈执中三人自发组成“三 C 战地宣传队”（“三 C”为三人国际音标姓氏第一个字母）。三人割破手指歃血为盟：国难当头，当为抗战赴汤蹈火，死而后已。在山海关东北军前线驻地，他们又是讲演又画宣传画，打动了不少士兵。一位东北军军官听完讲演后把他们接到驻地营房，弄了几个菜招待他们，三杯

酒下肚，这位军官语气沉重地劝他们说：“我赞成你们宣传抗日，但是不要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不是不想抗日。张学良将军要抗日，是蒋介石不让他打，他为蒋介石背了黑锅，你们去别处宣传吧。”然后又说：“你们不要再打‘三 C’的旗子了，你们知道‘三 C’是什么吗？CCCP，那是苏俄共产党！”

“三 C”只好卷旗而归。

愤怒的、苦闷的、绝望的张仃开始把艺术视野转向社会。这时他特别喜欢陈衡恪画北京下层百姓生活的水墨画，开始画一些取材于下层社会的人物画，并与同学在艺术中学举办画展，这个不大的画展居然引起北平报刊的注意，予以报道。这个时候的张仃开始广泛阅读许多新出的刊物，比如《论语》，特别崇拜鲁迅，一种强烈的“艺术为人生”的冲动促使他从中国画转向漫画。他创作了一批漫画，主题都是揭露社会黑暗，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当时上海发生了杀害五位青年作家的法西斯事件，鲁迅被通缉，丁玲入狱。张仃就以小时候看到的水陆画《地狱变相》的形式画了一幅漫画《焚书坑儒》，把蒋介石画成阎王，下面几个小鬼：拿着牌子抓鲁迅，丁玲关到一个笼子里。在那一年的美专校庆两周年展览会上，张仃展出了 30 幅漫画，其中有以杜甫的《有吏夜捉人》为题的一幅，在社会上引起较强烈的反响。《京报副刊》对他作了专门介绍。校董刘半农很欣赏这批作品，为了帮助张仃解决生活困难，介绍他到北平的《世界日报》从事广告设计，半工半读。

就在《世界日报》工作期间，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始接近张仃，引导他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为地下刊物《潮水》编排设计。张仃漫画激烈的政治倾向，让很多人都误认为他是共产党。美专一位从法国回来的教授曾经问张仃：“你是马克思的信徒吧？”张仃回答：“什么马克思？马蒂斯吧？”

浪迹江南

1934 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张仃去同学凌子风家，事先得到风声的宪兵三团早

已在那儿守候，张仃被捕，解送南京宪兵司令部，以危害民国罪判刑三年半，“念其年幼无知”（不满18岁），改送苏州反省院。

张仃利用狱方让他办“自新”报的机会，继续创作漫画，题材仍然是抗日和暴露社会黑暗。他在这里认识了诗人艾青，不过这个时候艾青是画家，还不是诗人，刚从法国回来不久。张仃在狱中读过他的代表作《大堰河》的手稿。艾青在狱中还画过几张小画给张仃看，其中一张是水彩画，上面题了两句诗：“谁说我们没有春天？一朵鲜花开在纸上。”张仃在反省院第一次看到上海画家张光宇、鲁少飞等人办的漫画杂志，他非常喜欢张光宇的绘画风格。一年后，经国立艺专同乡赵珊帮助，张仃由苏州电影制片厂保释出狱。出狱时他设法把漫画稿都带出来了，有三四十幅。回到北平，又邀两个同学，还是在艺文中学办了一个漫画展，展出了这批监狱之作。

北平已无法生存，张仃又跑回南京投奔校长张恨水。张恨水通过一位地下党朋友将他介绍给《扶轮日报》和《中国日报》，为这两家报纸画漫画。《扶轮日报》是铁道部办的行业报，却聘请了一批文化名人编报，品位不俗，著名画家叶浅予就在《扶轮日报》编画刊，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编副刊。



◎ 1937年，漫画宣传队的宣传车（左图）

◎ 1937年，南京抗敌爱国漫画展览会，前排左一为张仃（中图）

◎ 1937年秋，漫画宣传队在南京防空洞合影。从左至右：陶今也、张仃、刘一行、特伟、胡考、梁白波、叶浅予、席与群。
后坐者张乐平（右图）

从此，张仃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以稿酬维持生活。当时上海有多家漫画刊物，其中一家是左翼办的，叫《生活漫画》，主编是黄士英，上面刊登蔡若虹、张弩等人的作品。张仃当时想，我不也是左翼的吗？于是就挑了两幅自己认为很不错的作品寄给《生活漫画》，没想到全给退回来了，也不说明理由。张仃心想，一定是我的水平不够。但不发表作品，没有稿酬，生活怎么办呢？只好又给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寄去。一天，他在街上偶然发现，书摊上新到的《上海漫画》的彩页竟然就是他的作品！张光宇不但发表了两幅曾被退了稿的漫画，而且做的是彩色珂罗版。这件事张仃到现在也想不通：这两张漫画，一张是画水灾的，一张是画罢工的，左翼的无产阶级漫画家不要，右翼的资产阶级漫画杂志却登了！

职业漫画家的生涯是很辛苦的，为了维持生活，需要不停地创作。张仃为《扶轮日报》画时事漫画，隔天一张，每张一块大洋，一个月15块大洋。每天晚上，他守候在报馆，等候当天的中央社发布的时事新闻，看到后，就开始构思、创作，一直要忙到深夜。当时张仃住在城外的玄武湖附近，离报社有四五公里远。工作结束后，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只好步行回去，到家时通常已是凌晨一两点。张仃和已故夫人陈布文是通过《扶轮日报》相识的。那时张仃在报上发表漫画，她在报上发表杂文，时间一长，彼此就认识了，有了感情。陈布文是常州人，准备来南京上金陵女子大学，杂文写得很好。当时他们都年轻，激进，不满现实，有共同语言，后来就在城外玄武湖附近租了一间民房，租了几件最简单的家具，开始共同生活。当时的生活虽然清苦、简单，却很充实，每天早晨有小贩背着箱子叫卖馒头，那就是他们的早点。

除了《扶轮日报》的时事漫画专栏，张仃还给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画封面，一幅稿费15块大洋。这样，他一个月差不多就有30块大洋的收入，这在当时就算不错了。有了点钱，张仃就开始潇洒起来。有一次得了15块大洋的稿费后，他买了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回家的路上，碰到一老乞丐，正冻得瑟瑟发抖，心里一动，就想脱下大衣披到他身上，后来一转念，没脱大衣，而是把剩下的10元大洋塞进他的手里，

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南京，张仃还是那个性格，冲动焦躁，整天疯疯颠颠的，以至于后来在同行中都出了名，获得了“神经病委员会委员长”的绰号。有一次去《中国日报》社，他穿着一件刚定做的白色麻纱西服，内穿黑衬衫，一位朋友见了就逗他，说：张仃你怎么也抖起来了。他一句话没说，抓起桌子上的一瓶红墨水，顺着衣领就倒，白西服立刻变成了花西服。

19岁的张仃，像当时艺术界的风气那样，浪漫、冲动、任性，但极富同情心。他带着强烈的国恨家仇画出来的漫画，既感染了读者，也感染了漫画界，很多漫画刊物都向他约稿。

当时在沪宁两地，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漫画家，有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张乐平、陆志庠、梁白波……可以说名家如云，其艺术水准之高，几与国际同步。他们都是南方人，对张仃这个东北来的土包子，从不摆架子，也没有门户之见，彼此之间，也是坦诚相待，很少争名夺利，更不窝里斗。张仃能在漫画界崭露头角，自然与时代的期待有关，更与前辈的提携爱护分不开。每当谈起这段经历，张仃总是感叹不已。这样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后好像再也没有过。

最让张仃感动的是张光宇先生。刚到南京时，张仃才19岁，张光宇已经36岁，比他大将近20岁。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对一个素不相识、刚起步学漫画的小青年，这样地赏识重用，可见其人的眼光和爱才。而从个性和趣味来讲，张仃和张光宇其实并不相同，由此亦

© 1937年，张仃在南京漫画宣传队作画

